

梁廷枏撰

夷氛記聞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402

627.65
1

梁廷枬撰

夷

氛

譚

聞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平

夷氛記聞一冊

(95804)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梁廷枏

出版者 國立北平史學研究會歷史組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夷氛記聞序

古之言馭夷者。動曰羈縻勿絕而已。斯言也。處唐宋之世。尙不可。況唐宋後耶。良以唐宋防西北。明防東北。今則並四方而防之。雖欲閉關絕市而不可得。蓋利害得失之際。正當審度時勢。因時制宜。以預爲之計矣。中土自道光中葉後。歐洲諸人。遍行宇內。各恃其強。多假通商傳教以相窺伺。自非羈縻所能控制者。顧歐洲人航海東邁。以廣東爲入中土第一門戶。由粵而閩而浙而江而燕而津。綿亘數千里。防不勝防。亦不得不防。則海防又烏容已耶。海患自前明葡萄牙乞居澳門始。嗣荷西英法普意各夷踵至。近粵南洋各國。幾盡被踞。英尤詭甚。屢與澳夷爭勿得。初欲開市江浙閩關埠地。自奉純廟諭旨。改市粵。遂狡焉思啓。輒以彼國嚴禁吸食之鴉片。自印度運來粵轉販各直省。計百餘年。弱我生靈。耗我財寶。實爲開關來五大洲中害人至慘至毒至大至久之毒物。較洪水之患。長平之坑。實爲過之。凡我朝君臣士庶。靡不痛心疾首。思湔除之以爲快。但鴉片植自印度。初擬禁止。未得其源。奸商由是包攬銷售。武弁由是得規庇縱。及害深禍烈。而當事者或辦理過激。或相視轉輕。誠如成廟諭旨云。剛柔未得其平者。然果無護奸勾結爲患。萬不至潰散決裂若是之甚。此書誠得自市中已有年矣。無著作者姓名。由葡人入澳起。逮英人因禁烟肇釁。議款開五港。後迄廣東阻遏入城止。所有內外臣工之奏議。當事禦夷之得失。聲敍極爲明晰。中以護奸鮑聰等狡計貽害。洋以防奸爲第一要着。就廣東論。琦侯之鮑聰。葉相之李善。大局已爲其所誤。他如僧忠清王奕將軍。譚制府。劉制府。爲沙禿子張桐雲輩所誤者。亦歷歷可指。林文忠云。漢奸有數等。改裝易服爲其前驅。下等奸也。接濟火食。引帶水路。中等奸也。厚貌深文。廁身當道要津。藉

以窺探消悉。此上等奸也。前廣東多奸民。今廣東奸民藉紳士以保護者。已有奸紳矣。及內地宜廣種罌粟。應由英人先行禁絕。如前明之徐光啓輩。足爲前鑑。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全在粵中大吏隨時稽察耳。

印度栽種。爲此書關鍵。洵留心時務人哉。使當日林文忠能始終其事。西人斷不至猖獗若此。觀林文忠在粵整頓海防。外則留意橫檔等十臺。內則留意大黃潛鳳凰岡南石頭。中流砥柱。獵德黃浦口坭城各台。分路派船。調兵教習水陸戰法。扼守險阻。隄防要隘。識力俱到。耳目尤長。夷館之圍。無異郭忠武單騎見虜也。義律之擒。無異狄武襄元夜平蠻也。督雲貴而手製飛炮。三日而靖西番。則又岳武穆尅期平陽公之繼績矣。公之察奸防奸。時有出人意表者。及公發遣口外。勸民開廣種罌粟。於江粵兩局。自後繼往者接踵焉。昔夏后氏尙匠。百工居六職之一。工居四民之一。果能法古而盡其材力。使講求變通各法。如鐵甲戰艦鐵甲炮臺。須開鐵礦煤礦。範模製器。便可爲之。蓋艦至鐵甲恢復之極則矣。由前明迄國朝乾嘉間。外夷多用三桅夾板木船。道光時漸用輪舶。咸豐以後則改用鐵甲。初則浮水。今則沈水。初則鐵厚五寸。今則熟鐵厚有二尺餘矣。他若日用飯食居處各物。效中土而推廣者。更指不勝屈。固難一一悉數也。如周尺八寸爲尺。即今英尺。周禮之一鼓鐵。即今洋人之一噸一千六百八十斤。中土三代上飲食俱用刀七。即洋人之用刀匙。漢以後多用挾。即今之箸。古禮尙右。今洋人亦尙右。論者不知西法之本中法。不鑑西人之變化苦心。不按物按事。分任推求。極則不究中土歷來尅扣物價之積弊。而徒譏諸西人不惜資本爲詞。噫。俱矣。即就廣東經費論。兩夷務一紅匪。共費去三十餘萬。未聞有一台一船一炮爲可恃者。倘再能以此鉅資。選巧匠如今藍開祥何杰梁濟陸濟書輩。開礦範模。先行製作車刨椎鑿。煉冶熟鐵。製作新式槍炮。須盡其才。不難悉臻精妙。乃至曠日持久。閱三十餘年。仍一事無成者。何哉。知籌餉而不知講求用餉。知購買而不思分往製器。中土洋務之興。四十餘年。費帑數千萬。所製船台炮礮。可以勝敵否。抑有能禦敵者耶。思求材而不能用材。欲使奸而不知防奸。甚至奇伎異能。非爲忌才。

者所阻。即無資階進。廣東之遠遜燕閩江浙也。有以夫。

近年有識事工製造兩人抬放之笨重抬鎗者。有造開河機欲中土開天津吳松潮州佛山各河。以便洋人運達水火船入內地者。有議請棄虎門各台而

守內河者。有議不用三合土台牆。而在空闊海面築露天台一點灰不用者。不知是何居心。

夫製器不過格致中一道耳。中土開闢最早。在洋人所謂耶蘇未降生千餘

年以前。中土古聖格致所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如觀天察地。結繩畫卦。始爲琴瑟網罟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日中

爲市。斲耒耜始嘗百草治疾者。神農氏之王天下也。剡矢剡舟。範金製幣。畫野分舟者。軒轅氏之王天下也。定時成

歲。封山濬川。設官分職者。堯舜之王天下也。而夏而商而周凡利於民生者。漸稱備焉。可知中土聖教。原以格致爲治

平入門首務。

古本大學。不分經傳。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即接以此謂知本此謂之至也。即三格物實義。至程子提出作聖經。朱子補傳遂失廬山真面目矣。不思定靜安慮得及本末。終始先後。的是格致實義。

代下此學漸晦。漢人泥於訓詁。多格成物而不知格創物。宋人更以物爲事。說向虛處。別誇理學。空談臆說。無所附柄。

二千餘年來。格致一道。益失其真。有如瞽者无相。俛俛何之。漆室無燈。茫茫莫睹。深可痛也。誠特揚而明之。蓋理學一

途。非泛言性天者所可託。須求物事之理。物事之學。身體力行。庶幾無愧。此豈誠一人倡言哉。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

之道。又曰。備物致用。作成器以爲天下利。處大乎聖人。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禮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物之

一字。原從實處探討。所貴格之者。按一物一事。隨時研究而變通之耳。至備指格致用力所在。而包括無遺者。則禮經

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事爲六藝。大禹謨所謂金木水火土穀六科爲六學是。

唐詩。五行志云。萬物盛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曰水火木金土。其用於

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

尙有可以援古證今者。則周禮具在。可覆按焉。考工記於攻木之工七。攷金之工六。考皮

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埴植之工二。罔不備列。今之車削剪鑿磋磨等事。皆擴而充之也。觀察車自輪始。欲

其樸屬而微至。乃穀轉輻以爲直指。牙以爲抱固。則牙輪穀軸等。古人已有之矣。況所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即今攻炮守炮之義乎。攻炮宜短。守炮宜長。又如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郡。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以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即今繪畫五大洲各國輿圖之學。與請派使臣駐各國偵探之義也。保章氏馮相氏考日月星辰之變動。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宿之序次。及王圭氏掌土圭之法。以測日影。即今天文算學之義也。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五涂以爲阻固。即今擇險隘。設炮台。掘坑地。壘牆垣。通後路。設救護。以圖守險之義也。稍人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即中庸所謂日省月行。計廩稱事。書所謂允釐百工。及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可證即今考工匠製機器優劣之義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之言。而喻悅焉。即今學洋話設通事之義也。今人於學習洋話。勸言不必。已屬非古。訓方氏掌四方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即今待遠人稽察傳教及觀賽險會之義也。他如卬人譯卬字義。即知古人開礦是直礮易於車水。水底之礦方佳。西人照中土古法。用直礮率鑿其妙。中代自三代後。見礦即挖。漸改用曲礮車水。難而無佳礦。中土地實勝於歐洲。而莫知取。大爲可惜。又如梟字傾煎五金。開後人無數法門。惜後人忽略讀過。總之格致之道。有宜變通者。有宜師古者。讀至欲新而無窮。敵盡而無惡二語。覺格致精義盡在是矣。至待蠻夷猾夏。則舜典惟明克允。一言以蔽之。每慨由明至今。以制義時文取士。羣益捨格致而專尙時文。不知就時文論。亦當按時勢以立言也。試觀三代上語言文字。不分兩途。以當時之人。爲當時之文。即敘當時之事。或通今變古。或引

古證今。經典所存。昭然若揭。今人作時文。只得代古人立言。好爲推測杜撰。甚至游滑空腔。終不敢輕議時務。直是僞古文耳。非真時文也。文事之失。既如此。武略之失。又如彼。竊見礮礮自命者流。非曰能挽兩石弓。卽曰能撥千斤石。間以兵法陣法。有若面牆。卽行伍出身。亦祇令嫻習弓馬。而不講求駕駛輪舶。操演鎗炮之法。殊不思上古爲車戰。中古易而爲弓矢。元明則漸尙鎗炮。近則專尙之。是今之由弓矢而變鎗炮。無異昔之由車戰而變弓矢。就令聖人復起。斷不能捨鎗炮而別有所尙。可以因時制宜耶。今欲去外夷之患。當先去中國之患。近日積弊約有八端。爲今京外通病。一曰爲僞。一副假面孔。萬不能實心任事。二曰尙利。日夕弱志錐刀。萬不能率心辦事。三曰忌刻。惟知防賢病國。萬不能與人共事。四曰因循。專事疲廢怠玩。萬不能爲民興事。五曰苟且。一味含糊將就。萬不能細心廣事。六曰推諉。惟知互相觀望。萬不能擔當成事。七曰蒙蔽。上下相蒙。更可飾有事爲無事。八曰拘泥。墨守繩尺。每拘古事例。今事致因前事誤後事。無怪乎外夷深窺其隱。日恣覬覦。顧瞻四方。能無浩嘆。今者中土之南。則法人圖占安南矣。西北。則賊人逼築車路。助喀叶噶爾占基華。黑龍江屯兵庫頁島渾春及君士但丁矣。英人已由印度築火車路欲侵緬甸。思入雲南矣。實欲廣種烟土。暗運入中土。彼反揚言禁烟。冀愚中土人禁植罌粟。而彼獨得占其利。又串法欲逼逼暹羅矣。東則叢爾日本。漸逼高麗。郡縣琉球。時欲侵援台灣矣。中土四鄰。幾盡被佔。民生日絀。財庫日空。加以耶蘇天主教偏地皆是。凡屬中國血氣之倫。無不髮指眦盡。嗟夫。時勢孔亟。倘復廢日玩時。仍蹈以上八弊。恐浸至大潰隄防。雖不可救藥。宜乘此時。西人布置未定。中土人尙識尊親。所謂時不可失。正救時者致用之秋也。誠謂今日當務。以分門別類。推廣格致聖教爲首要。誠意正心繼之。方謂之真理。

學。要之振興聖教。始能端正學術。端正學術。始能發育人才。人才既得。他如籌餉保甲團防緝捕吏治至今西北烟土盛行。英人不能獨專大利。欲漸塞漏卮。厥功尤偉。而議者獨以言利之臣譏之。過矣。即其辦廣東軍務也。爲讒言所阻。而不竟其功。辦廣西軍務也。又途次坐殂。坐令琦侯等爲奸所賣。雖曰時運使然。抑亦奸人狡譎所致歟。聞林文忠督粵被遣時。有奸

人陷之者。追奉命督辦廣西軍務。行抵潮州。普甯賊已聞風解。詎文忠一日忽患喉嚨痼疾。頃間洞瀉。遂語塞。翌日不起。事實不明。查是時並無親人隨從。疑是中毒。安得起文忠於九原。而與之劇論也。爲之潸然涕下。文忠久歷封圻。身後尙負債數萬。一清敵骨。西人每稱中土得一箇半官。一箇者指文忠。半箇者指裕制軍也。洋人每向英人既以鴉片毒中國。復以耶蘇教誘良民。即以其每年閩省購文忠小像。不惜重貲。每張挂即揭帽爲禮。至今尙敬畏如此。

所收印度鴉片稅千餘萬圓。爲中土傳教及兵船駐紮海口窺伺計。如逆匪洪秀全等。乃廣東花縣疍民耳。初到省城。洋人羅存德禮拜堂入耶蘇教。歷五年。遂往廣東灣桂武象各州縣。結黨嘯聚。拜上帝會。因而煽亂。始延江浙川楚。繼

蔓關隴滇黔。荼毒生靈。血膏原野。誠得曾文正公寄來刊行克復金陵李秀成口供。及各疆臣陳奏。均足見洪秀全等入耶蘇教爲害中國實據。綜計鴉片耗中土銀一萬餘兆圓。一百萬圓

爲一兆。洪逆一案。又耗庫幣不下數百兆圓。民羸財弱。言之憤然。不知者分洋務紅匪爲兩案。夫亦未究當時事蹟矣。夫

中華土地非小弱也。士庶非愚蒙也。寶藏非太多也。財貨非短絀也。乃自夷務之興。議者輒畏其船堅炮利。祇知購其器而效之。弗求所以勝之之法。近十餘年。曾李左沈丁諸鉅公。均力求製器之法。但格致一道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觀湯銘所云日新。周禮所云欲新而無窮。可知獨不思船炮兩項。固格致中之一道。而西人之知格致人。多從中土傳往。考霹靂炮。初於宋之虞允文。中土傳自西域。西人從西域得之。日事擴充。至今西人有十餘萬斤一鋼炮。千餘萬斤一圭形彈矣。前明法國炮車中土。有三十餘斤彈。即爲駭異。自鳴鐘。初於明之揚州人。西人得之。擴充其意。改鉛爲銅條而成銃。由是鐘銃層

出不窮矣。琥珀氣始於法夷。由前明在澳門閩中士試琥珀以能黏銕草者爲真。悟出電氣端倪。遂擴充而爲電報。電物直湊單微矣。電分陰陽。即天地之真火也。陰陽相激則火生。人身及萬物中均有電氣。惟琥珀玻璃蠶絲火漆等。始能隔絕而聚之。計電火循綢線行可一刻而繞地球九萬餘里。他如西人算學。初名爲東來法。借根方即天元一指南車。稱承自中土。周公尤爲西法本中法之顯證。至輪船的創自西人。因汽學力學悟出應讓其獨先者。但中土水碓風磨。用牛力用空力之器。亦復不少。道光時潮州藍開祥往外洋學習輪船機器。開中土風氣之先。誠舉操演通商。睦隣開礦。築台製器。造船開墾。種植畜牧偵探諸大端。固可按各地情形。隨時隨事斟酌盡善。覈雜行之。一年而粗備。三年而大成矣。而防奸一節。尤宜加意焉。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倘能力極時艱。扶翊格致之聖教。倡率而振作之。分院教習。考究討論。盡變化擴充之妙。將見船炮之堅利。有不僅在西人上者。威外夷而使之向化。行見書之國史。遠紹前徽。由是書而進之。臻三代上格致創始之盛。洗漢唐來格致淺陋之風。豈非中土大快事哉。昔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好收奏疏文報。俾閱者籍知時政。是書殆其遺意。談夷務者可借鑑前車。且議論不激不隨。固匡時者之一助爾。至丙辰廣東一案尙需搜輯。邇聞日本挑釁台灣。撫時感事。不禁傾倒言之。所冀留心時務者。乘時布化。坐言起行。以臻守在四夷之休云。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下浣。嶺南番禺鄒誠夢南氏謹序於五羊城西之實事求是齋。

夷氛記聞目次

序	一
夷氛記聞卷一	一
夷氛記聞卷二	二三
夷氛記聞卷三	四一
夷氛記聞卷四	六九
夷氛記聞卷五	九三
跋孟	一
跋吳	一
校記	一

夷氛記聞卷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於內地久矣。大西洋葡萄牙亞_{即布路亞}於前明乞得香山濠鏡澳以居。自澳門開埠。土物歸而懋遷於西海諸國。諸國皆豔羨之。國朝康熙初。因鄭成功寇閩。上下及浙粵爲沿海郡縣患。於是遷民內居。築界牆。嚴海禁。洋船自此不得入。設兵樹柵。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齒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貿易又無以資其生計。乃於入香山縣隘道曰橫石磯。設爲關開。許貿易內地米石。計口而授。月兩啓放。內貨隨之得航出。大黃茶葉如故。轉緣禁海得獨專其利。時英夷已據印度之孟阿臘海岸。開爲市埠。肇設公司局。循東南洋轉相販買。自恨其市舟不能至粵。羨澳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督施琅蕩平臺灣。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開禁。置江浙閩粵四海關。江之雲臺山。浙之甯波。閩之廈門。粵之黃埔。並爲市地。各設監督司。權政定海。時尙未立縣。英船至。則泊舟山。迨新城定海。監督張聖詒乃築紅毛館城外。使居焉。其市粵。則自雍正十二年始。既乃厚集資本爲公司。稱公班衙。掌以班酋。司貿易。粵關官商吏役。利其貨殖饒裕。逐漸迭增其規費。徵索視浙關獨奢。巡撫楊文乾清釐以歸諸官。今關冊所稱歸公例是也。未幾歸公者又積成正餉。而舊私收之規費未裁。英商故狡獪心計。析及錙銖。孟阿臘土番船之假英旗報以入者。率愚戇。輒受欺於吏役。且苛。乾隆二十年。英商華苗殊知浙關費視粵減也。駛舟定海求市。當事請倍增其稅。諭以夷並市甯波。日久又成一澳門。民風土俗之有關係者大。是以更定其稅則。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意初不在增稅也。二

十四年其國商任洪輝以市浙非便此後勢必就粵市揚帆直赴天津計粵關陋弊欽使訊實監督得罪洪輝坐交結

內商因澳門三載始釋回國康輅紀行·英吉利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絕·初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奏言·臣偏觀海外諸國·皆奉正朔·惟紅毛一種·奸究莫測·其中有英吉利諸國·種族雖分·聲

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遣夷目至省城求濟·廣東總督劉世明方官給資糧·修船隻·先是其互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二十二年部議英吉利不准赴浙貿易·於是皆收泊廣東·每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土

產·則有大小絨嘜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二十四年方嚴絲船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甯波·今絲船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驕縱之氣·惟本年絲船已收·請仍准運還·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夷商

任洪輝妄控粵海關陋弊·訊有徵商汪聖儀者·與任洪輝交結·擅領其國大班銀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綢緞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絲五千兩·二釐湖絲三千

兩·其頭釐湖絲及絨綾緞正仍禁止不得影射·自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為常·其明年·並准帶絨緞成疋者二千兩·其年英商白蘭求仍通市出洋絲船船予以限粵關規費

復裁以歸諸公故事諸夷來粵售貨畢即乘風去以索通留者必令移居澳門謂之住冬澳夷初綠市利裕習慣奢靡

樓房櫛比土木華修既開海禁不獲終專厥利漸形貧弱歲特諸國僑寓徵租值自給其富者出租就額定海艘二十

有五載貨還澳例得自與客民交易稅徵買者客入夷樓買貨下·便單渡過關·按貨投稅·林制府以渡夫充自蛋民·輸稅失體革之·而別招澳商·亦終不果召充·他夷則必令入虎

門泊黃埔至即有大船輸鈔之令自裁改歸公後積年而私費復增例禁在官所以制限諸夷者尺寸皆不容越英夷

苦之益垂涎澳夷得安居內地又聞俄羅斯人之得入太學而羨之然當粵關開時已慮俄夷來舶驟旺妨蒙古生業

別開陸市於車臣汗部之哈克圖不令至粵矣惟荷蘭以助剿臺灣首得通市特緣資本未裕來船尙少佛蘭西之來

雖遠自前明顧物產貨賁並結其例民不許食茶銷流內貨無幾故雖與歐塞特黑即雙普魯社即單領墨即黃雪際

即瑞綏沙蘭即瑞等國皆歲以船至而不及英商遠甚米利堅雖源源而至而物粗船小獨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

國。自以貨多稅重。弁冕諸夷。又方戰勝佛蘭西。終不得有其地。欲倚重天朝。將爲諸夷雄長。每思所以得天朝心。莫若輸誠入貢。恭遇純廟八旬萬壽。其王喬治。遣使憂爾尼。備方物。先使其大班。廣呈總督請奏。謂貢物頗貴重。請免由粵道入都。是以貢物逕泊天津。上嘉其嚮慕誠悃。燕賓回賜。視他國優厚。事畢。從容出其王副表。請留一人居京師。理其貿易。使臣復詣內閣陳請。欲改由甯波天津通市。並求給舟山小島。與附近廣東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來商廣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貨由內河載運。求竟免稅。或酌減而少之。皆非貢使所宜妄干也。純皇帝念其化外無知。不予深究。但諭以所請均屬窒礙難行而已。使臣反復頒勅以諭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時貢舟先開泊定海。侍郎松筠護送陸行至浙。代請免所市茶絲稅。且許由內河達粵。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誘他國。隨令所過提鎮陳兵接護。錄勅宣示廣督。俾存檔交代。使他時考覈。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復備貢物。由駐粵大班波朗呈總督代進表文。陳及助兵攻廓爾喀事。蓋用兵廓夷時。大將軍聞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慶十年。使臣多林文入貢。適海盜張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門。請代捕盜。故有表稱有事喜歡効力語。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雞頸洋數月。殆有窺伺澳門意。因與佛夷搆兵。慮佛人至。直揭其隱。爲所中傷妨市。亦表及之。十三年。兵敗於越南富良江。駛三船泊十字門登澳。踞守諸臺。旣又續來船八。兵日度路利越關。私入公司館。總督吳熊光知而曉之。不聽。則封艙禁其買辦。凡四閱月。乃颺去。二十一年。使臣羅爾靈同噶陳仍由天津入貢。尙書和世泰蘇楞額如津門部署。促兩使盡一晝夜。馳至圓明園。衣裝皆落後。睿皇帝御殿受朝。正使稱疾請假。副使以朝服未至。不能成禮爲言。世泰遂亦以病奏。上震怒。却其貢物。卽日令使

臣出都。英夷本意欲借賈厚結天朝。希恩澤。迨三貢而弗獲。如所望。圖澳復不得逞。大班喇佛旋以洋商行用驟加二十倍。詣巡撫稟。下司議。又寢不行。例定貨銀每兩。抽行用三分。爲辛工。據稟棉花每擔。近抽二兩。爲加至二十倍。他貨稱是。蓋軍需賈價。及搬運夷債。皆取諸行用。遂有內外用名目。此洋行商人所私增。致夷怨者。

於是英商積不平。屢形桀驁。道光中。署督朱桂楨毀其夷館前馬頭。遽率其來船碇泊外洋。舉八事要挾。以米利堅不從而止。猶以載運鴉片爲利不貲。而稅羨實足資其國計。常慮市易中斷。則利失無以立國。且歷受中國懷柔。亦無隙可乘。無口可藉也。故隱忍久之。不敢驟發。蓋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屬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臘居首。與孟買部皆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來。內地嗜食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餘箱。價值逾六千萬。由南洋新埠陸續運至粵海。伶仃洋船。隨賣隨又運至不絕。謂之薑船。全恃沿海內地游手走私奸民。詳見後。爲之載掉入口。灌輸內地。每六百八十船爲一艦。約三百臺爲一船。故名薑船。

沿海邊郡。遞於天津。皆薑船之所流注。販戶先收貨會城。入夷館。易鴉片單出。付買者。持示薑船。則按數而給。海國圖志。鴉片製造。一在八達罕。一在默達加爾吉達。稅簿上可查。每年到中國多少。近來五六年間。孟阿臘出產七百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十六年。一萬三千零九十四箱。十七年。一萬零三百九十三箱。十八年。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七箱。此孟阿臘一處數目。孟邁等處所發賣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鴉片稅餉自五百萬至一千萬圓不等。故巴釐滿達以印度爲屬國中之第一。因孟阿臘官貪心。故港口貿易。較之孟買尤大。每年解至英國之銀。約三百一十五萬圓。連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大約有一千萬圓。故英國受鴉片之利益不少。又在印度鴉片之稅。英國多年得孟阿臘地稅銀四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圓。地稅外又征收餉。現在常例外再加四款稅餉。第一款。種波畢之時。即須上稅。第二款。波畢成熟之時。以估價之多少上稅。第三款。於取波畢汁之時。私漏稅之弊。於出口之時上稅。合計收餉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餘圓。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栽種。以免走私漏稅之弊。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者。如麻爾注（或即麻六甲）地方。亦種波畢。且製作好。價值昂。先年有公司包攬時。三分中一分。由孟邁出口。二分由路布亞國所轄之拿孟出口。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邁出口。只一分由拿孟出口。因此英國逐年得孟邁鴉片稅餉銀百萬圓。又一千八百年間。中國准鴉片進口。以藥材上稅。及後奉旨禁止。而廣東官府仍准鴉片薑船。長灣在黃埔。尚未灣零丁洋。二年令薑船不准灣泊黃埔。由是灣零丁洋及澳門汲水門等處。又議定規銀每箱若干。自總督衙門以及水路文武官員皆有之。惟關口所得

最多。或在船上來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有將鴉片準折。每次自一箱以至百五十箱爲止。却無定數。此走私之光景。著實可痛。若想在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若想在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不栽波畢。二者皆所不能。又零丁洋係中國荒地。並無兵房營汛保護。可以任外國人停泊。然水手爲人所殺。中國亦將兇手捉獲施刑。是中國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治。以保護他國之旗號。故亦可在彼處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謂在零丁洋面販賣鴉片。係合法之事。又英吉利之外。米利堅人銷用綠茶最多。道光十三年。米利堅船。由中國裝出茶葉。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三十三磅。從前並無此數也。歐羅巴內地銷用茶葉。以荷蘭。俄羅斯。兩國爲最。荷蘭每年要銷二百八十萬磅。耶麻尼每年銷用一百八十萬磅。或二百萬磅。佛蘭西在廣東出口時。茶葉雖多。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國進口時。數已減少。只銷二十五萬磅。然只用以作醫藥經之藥材。因佛蘭西酒多便宜。故不甚銷中國之茶也。俄羅斯茶在北邊蒙古地方買去。在道光十年買去五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磅。在十二年買去六百四十四萬一千磅。皆係黑茶。由恰克圖旱路運至增色。再由水旱二路分運。運到阿爾額羅。其黃旗船。綏領船。並各社船所運茶葉。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銷用之茶。每年有英國六七船前去售賣。其阿支比拉俄各島中茶葉。係中國福建人裝出販賣。中國人海船。放劉蘇綠文榮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處。係順西北風駛去。英吉利人亦在新奇坡買中國茶葉回國者。其茶均是上等。現在各島每年銷茶之數。年增一年。總而計之。中國每年出口之茶葉。有七千餘萬磅。與鴉片貿易。可以抵對。

道光十三年。公司以連歲失利。期已久逾。聽臣民請散局而還。其原貨於國散商來舶益多。常貨無以遂其壟斷。故即以所分貨載運鴉片。光祿寺卿許乃濟之觀察東粵也。稔知非特文告可禁。害將無所底止也。時懷隱憂。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順德何太青。令仁和。擢丞乍浦。罷歸。誼最投契。從容爲言。紋銀易煙出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自種鴉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征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其如無敢舉以入告何。乃濟大爲所動。以質教官之監課書院吳蘭修者。蘭修故嘉應知名士。號多聞留心世務者也。亦是太青言。退爲論曰。弭害而暢明之。論云。天下之害。常與利相因。上焉者。利害均。其弭害之策有三。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則嚴法厲禁。下則避重就輕。亦如是止矣。若鴉片者。其於人也。利一而害百。其於國也。無纖末之利。有莫大之害。其弭之也。幾於無策。夫害至幾於無策。而不急爲之權。何異厝火積薪之下。而燕息其上。請得而條議之。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班。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其氣薰。其性敏。能提神止瀉辟瘴。其於人也。柔而善入。狎而易溺。久則廢時失事。相依爲命。甚者氣弱中乾。面黑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絕也。嘉慶初。食者甚少。不

二十年。變行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販豎走卒。畢而趨之。靡然而不返。所謂利一而害百者此也。鴉片之入販於澳門。後徙零丁洋。初至。約數百箱。烏土。每箱價約一千二百圓。白皮。每箱約千圓。紅皮。約八百圓。總計歲耗洋銀約數十萬圓。近年多至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總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其始猶以洋銀買貨。今則盡以歸國矣。始則專收光面。今則兼用碎花紋銀矣。始則英吉利之銀不來。今則花旗港脚之銀亦少來矣。我國家休養生息。幾二百年。四海殷富。金幣充塞。然而天地之數。散之甚易。聚之甚難。以中原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不知其極。所謂無纖末之利有莫大之害者此也。論者謂下閉關之令。絕其互市。捐一百餘萬之稅。留一千餘萬之銀。則失小而得大。此按本塞源之說也。夫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住澳門者二百餘年。其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將絕英吉利乎。抑盡諸國而絕之乎。盡絕則無以服其心。專絕則無以善其後。即使諸夷盡去。而瀕海數十萬衆。一旦失業。無以爲生。小則聚而爲奸。大則引以啓釁。東南之患。自此始矣。就令無患。而較門以外。擇島爲壘。天津江浙閩廣之船。皆得而至之。又烏得而絕之哉。論者又謂民情之玩法也。非重典不能止。此嚴法例禁之說也。嘉慶初。食鴉片者罪止枷杖。後則屯販有禁。然煮有禁。海口出入有禁。密以巡哨。重以流徙。加以連坐。法非不嚴也。禁非不厲也。而弊仍不止。何也。蓋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爲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其包庇如故。護送如故。販與食者卒如故也。否則復十百而報一二。奪人之禁物而鬻之。猶自販耳。而况偽官假役。百弊叢生。前車之轍。亦可鑒矣。奈何愚濁而揚清。止沸而益薪哉。然則爲今之計。亦惟權害之輕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則鴉片重而銀輕。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而銀重。查海關舊例。藥材款下。鴉片每百兩稅銀三兩。又分頭銀四錢五分。嗣後請飭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內地種者勿論。至夷船出口。止准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由洋商報查具結。關口盤獲者。給之密報者。給半。具結不實者。罪。如是則通天下之貨。留海內之銀。十年以後。生計復矣。此避重就輕之說也。顧論者必謂寬一時之法。戕萬衆之生。則開禁難。竊以君上之養民。猶父母之愛子。飲食男女之欲。皆足以傷生。嚴以禁之。不可得也。使鑒其心。而生其悔。則弱者夏矣。論者又謂耗中原之地力。奪天下之農功。則內種又難。請按南方粟。三月成苞。收穫之後。乃種早稻。所妨者麥耳。夫三熟之田。二稻一麥。稻之利八。麥之利二。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於農者大矣。楚人失之。楚總督盧坤。巡撫祁項。見而心折。蘭修更約其長學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番禺饒克中。各著人得之。不難愈於夷人乎哉。

論以與爲輔。坤隨述學士私議。附片陳焉。以例方嚴。僅約略其詞。終不敢明請弛禁。成廟亦置之。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十五年。坤卒官。鄧廷楨自皖撫擢繼其節。乃濟先改官都門。取蘭修舊說。稍稍潤飾條上。舉朝無繼言者。御史許球疏爭以爲不可。乃下粵督撫察其當否。會議未決。克中故墳同鄉。寄粵藉得舉。方就墳記室。勸行頗力。海事會奏。總督例主稿。墳親袖克中所擬覆草詣商。廷楨留之。發掾錄正。會印拜發有日矣。值廷楨誕日。嘉善陳鴻墀。主講越華。南海